

數位資源在佛學教學之運用

——以佛教經論教學為例

洪振洲 法鼓文理學院圖書資訊館館長

蔡伯郎 法鼓文理學院副校長

【摘要】在佛學課程中，教導學生學習經論中的內容，自古以來都是佛學教育的主軸。但經典內容常常是用字精簡、言簡意賅，因而這些經論的原典也常會有一種乃至多種的注釋書，用以輔助說明經論的內容。因此，不論是在教學或研究上，若想要深入了解某一部經論的思想要義，其不同譯本與注釋書的對照、參讀，便是一項基本需求。然而在傳統以紙質為載體的出版物中，不論是要進行文本間的比較、對讀或是查找上，都相當的不便。而數位時代的來臨，也產生了許多結合資訊技術與佛學內容的佛學數位資源。這些數位資源不僅對佛學研究方式產生影響，也十分適合應用於教學課程中，成為有利學習的數位教材。在本文中，筆者將以本團隊所開發之「《成唯識論》及其注疏編撰」及「《唯識二十論》梵本、諸譯本及注疏編撰」二個佛典數位資料庫，及「DEDU 對讀」數位工具內的相關功能，來說明數位資料庫應用在佛學經論之教學與研究上的便利與效用。

關鍵詞：佛教經論教學；佛學數位資源；成唯識論；唯識二十論；DEDU 對讀

壹、前言

佛教發源於印度，二千多年來，從亞洲傳播至世界各地，對人類的思想、生活有著廣泛的影響，並且逐漸成為現代世界

重要的精神與思想泉源。釋迦牟尼佛成道後，在鹿野苑為阿若憍陳如等五比丘初轉法輪，講授四諦法，（註1）此應可以說是「佛教教育」最初的形式。從諸多經典的



描述可知，佛陀在創教之後，經常依弟子的根基與因緣，以各種形式，或言語、或靜默、或動作、或微笑……，為其說法啟教，其目的都是希望弟子能了悟解脫。除了自身達解脫之境，佛陀更希望弟子們能「自利利他」，也教他人學，使之亦得解脫。（註2）由此可知，佛陀是極為重視「教育」與「傳承」。所謂「法賴人弘」，唯有不斷的培育佛教人才，才能弘揚佛陀教理，佛教才得以延續與發展。

佛教教育強調的是「信、解、行、證」；其中，「解」就是對佛教義理的理解，進而內化後實踐，也就是進入「行」（實踐）的部分。由此可知，「解」是整個佛教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由於我們並非生在佛陀時代，因此，對於「解」，只能從佛教經典來學習了。在佛學課程中，教導學生學習經論中的內容，自古以來都是佛學教育的主軸。而佛教的經論常常隨著歷史的傳承與傳播，會有種種不同語言的譯本出現，而且這些經論也常常各自會有一種乃至多種的注釋書。因此，若想要深入了解某一部經論的思想要義，將其原典與不同譯本及注釋書的對照、參讀，便是一項基本需求。然而在傳統以紙質為載體的出版品中，不論是要進行文本間的比較、對讀或查找，都相當的不便，同時也極為耗時。儘管在當代也有許多紙本書籍，將不同譯本做對照性的排列，但使用上仍有

其不夠便利之處。如若是篇幅較大的文本，或是想在文本中補充其相關的注釋書時，紙本書便顯得龐大、繁重，且在使用的便利性上也不盡理想。此外，在長篇幅經論的研究與閱讀過程中，漢傳佛教經文內特有的科判資訊，是掌握該文要旨的重要指標。科判除具有幫助讀者快速掌握一文之結構的功能外，同時也能快速引導讀者至其所欲研讀之內容的所在，可以大量節省教學與研究上查找的時間。然而要將科判完整的呈現，同時又能使科判與科判所指涉之經文直接連結，傳統的紙質載體有其一定的困難；而電子數位資料書則極易解決此一問題，並且可使讀者在閱讀上，更為清晰與便利。

數位時代的來臨，也使得傳統佛學領域體認到數位資料對於佛學研究與教學上的重要性，進而啟發了多項佛學數位資源的研究與建置（註3）。其中，本團隊進行所開發的「《成唯識論》及其注疏編撰」（註4）及「《唯識二十論》梵本、諸譯本及注疏編撰」二個佛典數位資料庫以及「DEDU 對讀」數位工具，即是為了解決上述經論學習與研究上的困難，所研發的佛學數位資源。而這些數位資源不僅有益於研究，也十分適合作為應用在教學課程的數位教材。尤其是在佛典經論的學習過程中，若有適當的電子資源來輔助，便可以大幅降低學習者在經典與論書、原典與



翻譯等不同的資料內容進行相互對照等相對耗費時間與精神的工作。實際上，一個成功的教學活動仰賴教學方法與教學資源的選擇（註5），而教學方法與教學資源是相互影響的。一個好的教學資源將可有效提升教學方法，確保教學活動的成功。如何製作一個能有效輔助使用者學習經論內容的數位資源，實際上是極為重要的。因此，在本文中，我們針對上述提到的幾個數位資源與工具內的相關功能，來說明這些資料庫於經典學習與研究的應用上，一些更為簡單、便利的功能設計。

貳、應用「《成唯識論》及其注疏編撰」資料庫於佛教經論的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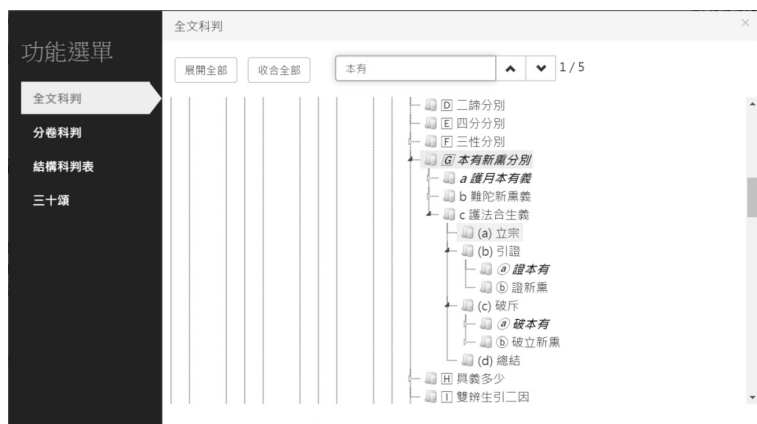
眾所周知，《成唯識論》是玄奘法相宗最為代表性的著作，玄奘的弟子窺基以及窺基的弟子慧沼與再傳弟子智周等，分別都對此論作疏說明，更以此形成了嚴密完整的法相思想體系；而其中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又是這些注釋書中，最為重要的一部。要想了解《成唯識論》的文義與內容，《成唯識論述記》已是不可或缺且必須參酌的一部注釋書。此部注釋書除了對於《成唯識論》的文義有詳盡地展開與補充之外，它也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印度哲學及印度部派佛教等思想，而其對於《成唯識論》所作的科判更是精細；就其科判的層次上來說，共有二十五層（註6），

這些科判對於理解與掌握糝譯《唯識三十頌》之十大論師的注釋書而成的《成唯識論》，有著相當大的幫助。由於《成唯識論》是糝譯十大論師的注釋書所成的文本，因此，在此論中對於某一議題，常常同時譯述了幾種論師間不同的詮釋與說法，當然我們就文本的細細閱讀中，就可彙整出對於某些議題上，論師們在解釋上的差異，但是若能藉助科判的運用，則可更快速地掌握與釐清。我們都知道，在唯識學中一個常被討論的問題是：「無漏種子是本有？或是可藉由新熏而成？」我們也知道在《成唯識論》對此一議題，提到有三種的說法，亦即「唯本有」、「新熏」以及「本有及新熏所成」。然而若在課堂教學，要快速呈現出此三種論說的基本意義，並使同學都可同時閱讀與討論，數位資料庫中的科判運用，便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工具。如在「《成唯識論》及其注疏編撰」的「科判」中搜尋「本有」，有如圖一的結果顯現。

在圖一所呈現出的內容，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主張種子「本有」的是護月；主張「新熏」的是難陀；而為玄奘所宗的護法，則是主張「合生」說，而其主張該說之理由與否定他說理由，也可藉由點擊科判，而快速地連結到內文來加以閱讀，此在講解與說明上甚為便利、清晰。



此外，對於《成唯識論》中這些種種不同的說法，數位資料庫的建置與編輯者，也可以表格方式置入，使讀者能一目了然，同時也方便講者的說明。如唯識學派所否定的「外境」指的是 artha，是極微性、非識性的存有，但是並不否定有自身以外的「他者」（其他有情）或「外在世界」（器世間）的存在；至於某一類有情之器世間是如何存在的，在唯識論師間也有著不同的主張，這些主張也被譯述載入《成唯識論》中；若將這些主張以表格方式置於資料庫中，則除了能快速查找與顯示之外，對於理解、記憶與說明，都有極大的便利，如



圖一：《成唯識論》之「本有新熏分別」之科判內容

圖二所示。

在圖二中，我們可以一目了然地掌握此三種主張的基本立場，以及持此主張的論師及其立論的理由。此將文字簡化為表格型式來呈現，可節省很多教學上的言詞陳述，並加速學習者的認知與記憶。

卷第二

索引功能導讀 Word檔下載 顯示夾字 顯示字詞解釋 顯示圖表 意見回饋

器世間 5/25 次

所益？^[註]然所變土本為色身依持、受用，故若於身可有持用便變為彼。^[註]由是設生他方自地，^[註]以時力可變為此土，^[註]故器世界將壞、初成，雖無有情而亦現有。^[註]此說一切共受用者，若別受用准此應知，鬼、人、天等所見異故。^[註]

圖表：器世間由誰之異熟所變之諸師異解

諸師	主張	理由
第一師 (月藏)	由一切界、地之一切凡聖眾生之異熟所變	《立世經》說：「一切」
第二師 (闍闍：難陀) (窺基：月藏)	由現居此界、地及將生到此界者之一切眾生所變	聖人之異熟不應變為穢土，凡夫之異熟不應變為諸佛淨土。聖者不再往生色界，再變為色界便為無用。
第三師 (護法)	由同一界地之眾生的異熟所變	若器世間如第二師所說由現居此界、地及將生到此界者之一切眾生所變，則某一器世間將壞時，既無現居者及當生者，則此器世間便無人所變，故應是「由同一界、地之一切眾生所變」。

back

(h) 器內境

圖二：《成唯識論》資料庫內，「器世間」概念輔助說明圖表



參、應用「《唯識二十論》梵本、諸譯本及注疏編撰」資料庫於佛教經論的學習

「《成唯識論》及其注疏編撰」的數位資料文本材料，是單一文本多種注釋的一種結構。但如前所述，在佛學研究中，常有某一經或論，隨著歷史的發展與傳播，而有多種的譯本出現，《唯識二十論》便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唯識二十論》現今除了梵文本尚存之外，在中國有三種漢譯本，分別是後魏·般若流支譯《唯識論》、陳·真諦譯《大乘唯識論》以及唐·玄奘譯《唯識二十論》，同時也有藏譯本存在。從窺基的《唯識二十論述記》可知，玄奘在翻譯《唯識二十論》時，手中已有般若流支以及真諦的譯本，然而窺基說：「今我和上三藏法師玄奘，校諸梵本，觀先再譯，知其莫閑奧理，義多缺謬，不悟聲明，詞甚繁鄙，非只一條，難具陳述。」（註7）因此，玄奘師徒重新翻譯了世親的《唯識二十論》。而在這三種漢譯本中，其譯文乃至偈頌的數目都有所不同。究竟何者較為忠於原梵文本呢？若無對照比較，我們實難妄下判斷。又若從窺基的《唯識二十論述記》來看，其對於先前二譯雖都不以為然，然對於般若流支的譯本並未有太多的批評，而對真諦的譯本卻有數十處的批評，或對其缺譯而評說：「然舊譯家，不

閑此義，遂略不翻。」（註8）或說舊其譯音而評說：「舊論云：乾闥婆城，訛也。梵云：健達縛，此云尋香。謂中有能尋當生處香，即便往生，亦名健達縛。」（註9）此類種種評述甚多，暫不一一列舉。然在窺基《唯識二十論述記》對於真諦舊譯的批評中，我們若對照現存所見的梵文本來看，有些批評並非是正確的；相反的，就大部偈頌與長行的先後次序與形式來說，真諦譯本反而比玄奘譯本在文字對應上更為貼合。而這樣翻譯上的風格差別，在以文本比對為目標的「《唯識二十論》梵本、諸譯本及注疏編撰」（註10）系統中，便可以明白顯現。在這個文獻對讀系統中，我們將《唯識二十論》（世親造，唐·玄奘譯）與《大乘唯識論》（世親造，陳·真諦譯）、《唯識論》（世親造，後魏·般若流支譯）、《唯識二十論述記》（唐·窺基撰）、梵文本（Lévi 校訂本）等不同語言的文本整合對讀。其中，一個耐人尋味的範例，如圖三內容所示。

在圖三中，我們透過文本比對可以清楚看到，真諦譯本在偈頌與長行順序及排比上，與現今所見之梵文本，是完全對應的；而玄奘譯本則是將原本在長行之後的偈頌提到前面來，調整合併到上面部分的偈頌，使其在論文的一開始，先呈現一個完整的偈頌，而後才是整體長行的形式，如圖四所示。



選擇文本 ▾	科判	Word 檔下載	設定 ▾	意見回饋	全文檢索	檢索
《唯識二十論》唐·玄奘譯	《大乘唯識論》陳·真諦譯	《唯識論》後魏·般若流支譯	Vimśatikā-vijñapti-mātratā-siddhi (Vasubandhu)			
(三) 以餓鬼辨相續不決定難	(三) 以餓鬼辨相續不決定難	(三) 以餓鬼辨相續不決定難	(三) 以餓鬼辨相續不決定難			
說「如鬼」言，顯如餓鬼。 ^[注]	如餓鬼(3b) 續不定	又汝言：「以何義故，多人共集同處、同時，於有色處則同見色，於無色處則不同見？」；又汝言：「眼 ^[動] 瞽之人妄見日、月、毛、輪、蠅等，淨眼之人不妄見」者，此義不然，何以故？如餓鬼等離色、香等外諸境界，處、時、人等一切皆成。	pretavat punaḥ / (3b) saṃtānāniyamaḥ			
	如餓鬼，相續不定得成。	此義云何？	siddha iti vartate pretānām iva pretavat katham siddhaḥ samam /			
	云何得成？					
	一切(3c)		sarvaih (3c)			

圖三：陳·真諦譯《大乘唯識論》內容與梵文本之比較，可發現真諦譯本在偈頌與長行順序及排比上，與現今所見之梵文本是完全對應的

選擇文本 ▾	科判	Word 檔下載	設定 ▾	意見回饋	全文檢索	檢索
《唯識二十論》唐·玄奘譯	《大乘唯識論》陳·真諦譯	《唯識論》後魏·般若流支譯	Vimśatikā-vijñapti-mātratā-siddhi (Vasubandhu)			
(五) 結難	(五) 結難	(五) 結難	(五) 結難			
若實同無色等外境，唯有內識似外境生。 ^[注] 定處、定時、不定相續、有作用物皆不應成。 ^[注]	若同無塵，是四種義云何不同？是故離塵定處、定時、不定相續及作事是四義悉不成。	以是義故，色、香、味等外諸境界皆悉實有，不同 ^[動] 瞽、夢、乾闥婆城等。是故，處、時、人、所作業皆是實有，不同夢等。是故偈言：「處、時定不定，人及所作事」故。	tasmād arthābhāve deśa-kāla-niyamaḥ saṃtānāniyamaḥ kṛtya-kriyā ca na yujyate /			
二、論主釋四難(2)	二、論主釋四難(2)	二、論主釋四難(2)	二、論主釋四難(2)			
非皆不成。 ^[注] 頌曰：	非不成。	答曰：偈言：	na khalu na yujyate yasmāt /			
處時定如夢 身不定如鬼 同見膿河等 如夢損有用 ^[注] (2)	定處等義成(3a) 如夢	處時等諸事 無色等外法人夢及餓鬼 依業虛妄見(3)	deśādi-niyamaḥ siddhaḥ (3a) svapnavat			
(一) 以夢喻辨處決定難	(一) 以夢喻辨處決定難	(一) 以夢喻辨處決定難	(一) 以夢喻辨處決定難			
論曰：		此偈明何義？				

圖四：唐·玄奘譯《唯識二十論》與其他版本比較，可發現玄奘譯本與般若流支譯本同樣都是一個完整的偈頌，而後才是長行



當然從圖三、圖四來看，玄奘譯與般若流支譯的文本同樣都是一個完整的偈頌，而後才是長行；而真諦譯本在偈頌上，則與現在的梵文本一致，先是不完整的偈頌，續接長行，而後才又接著後半的偈頌與長行的一種形式。若單純就文本的形式來說，真諦譯本或可說是依照梵文本來翻譯的；而玄奘譯本則可視為是經過譯者對翻譯體例的整體考量後，在編排上所作的調整。其實這樣的形式，在玄奘所譯的《唯識三十頌》以及《阿毘達磨俱舍論》中，也都可以看到，可說是玄奘在有意識地考慮後所作的翻譯上的更動。然而如同窺基在《唯識二十論述記》中所透露的，玄奘師徒在翻譯世親的《唯識二十論》時，手中至少有三種梵文本，而此三種梵文本也未必就是現今所見的梵文本。因

此，漢譯者在譯文上的一些出入，或許其原本翻譯所依之梵文本就有所不同。關於這一點，我們從現有的文獻來看，並無法依此而完全判定。

在數位資料文本的對讀上，除了可以清楚看到上面所述翻譯形式上的差異之外，也可以藉由文本間對應字的顯示，清楚地對照出翻譯用語的差異性與意義，如圖五所示。

在圖五中，可以看到玄奘譯為「外境」的詞語，真諦譯為「色塵」或「外塵」，而般若流支則譯為「境界」，其對應的梵文為 *artha*，並沒有「外」的意思。「外」的意義，可說是被有意附加上的。這種附加雖有其所欲傳達的意義，但往往也會因此使一些人對於唯識產生誤解，以為唯識就是一種「獨我

選擇文本 ▾	科判	Word 檔下載	設定 ▾	意見回饋	全文檢索	檢索
《唯識二十論》唐·玄奘譯 壹、正辨本宗，破計釋難 (壹) 立宗：唯識無境 <u>安立大乘三界唯識</u>。〔注〕 以契經說三界唯心。〔注〕 心、意、識、了、名之差別。 〔注〕此中說心，意兼心所。〔注〕 「唯」〔編者註〕遮外境，不遣相應。〔注〕 內識生時 似外境現 如有眩翳 見髮繩等〔注〕〔編者註〕						
《大乘唯識論》陳·真諦譯 壹、正辨本宗，破計釋難 (壹) 立宗：唯識無境 於大乘中立三(動)界唯有識。 如經言：佛子！三界者唯有心。 心、意、識〔動〕等是總名。應知此心有相應法，「唯」言者，為除色塵等。 實無有外塵 似塵識生故 猶如瞽眼人 見毛二月等〔1〕						
《唯識論》後魏·般若流支譯 壹、正辨本宗，破計釋難 (壹) 立宗：唯識無境 唯識無境界 以無塵妄見 如人目有〔動〕瞽 見毛月等事〔1〕						
Vimśatikā-vijñapti-mātratā-siddhi (Vasubandhu) 壹、正辨本宗，破計釋難 (壹) 立宗：唯識無境 <u>mahāyāne traidhātukam vijñapti-mātram vyavasthāpyate/</u> citta-mātram bho jinaputrā yad uta traidhātukam iti sūtrāt / cittaṃ mano vijñānaṃ vijñaptiś ceti paryāyāḥ / cittaṃ atra sasamprayogam abhipretam / mātram ity artha-pratiṣedhārtham / vijñapti-mātram evaitad asad-<u>arthā</u>vabhāsanāt /						

圖五：《唯識二十論》不同譯本之譯語比較



論」，完全否定自我以「外」的他者存在。這種翻譯用語之對應字的呈現，對於文本意義——特別是譯本——的正確解讀，也是有一定助益的，而這些在傳統以紙張為載體的書本上，是相對難以如此靈活運用與呈顯的。文本數位化的運用，除了上列所述幾點之外，尚有多種的方便，如傳播的方便、攜帶的方便等等，也有可能成為未來人工智能發展的基礎，其運用與功能也將更為廣泛。

肆、利用「DEDU 對讀」製作對讀文本

由以上的教學實例中，不難看出數位資源應用於佛教經論教學上的實用性與未來發展性。但佛教經論的數量甚多，每個教師想要運用的教學材料也不盡相同，加上並非每位教師都有資源與能力，能自己獨立或找到適當的資訊團隊建立符合教學需求的數位資料庫。因此，這個需求即是引發我們製作能夠簡易上手的數位編輯環境的初衷。2019 年甫公開的「DEDU 對讀」（註 11），就是以上述《唯識二十論》數位資料庫為範本，以協助教師整理經論對讀資料，並能以自己的資料，快速打造一個好用的數位資料庫為目標的數位編輯平臺。圖六

所展示的，即是 DEDU 平臺的首頁。

「DEDU 對讀」線上對讀文本製作平臺的設計目的，就是要讓使用者可以自行製作，「將多個文本其相對應之處擺放在一起，以利於研究者進行內容閱讀與跨文本的比對」的數位工具。這個需求看似簡單，卻是進行人文研究的過程中，一種極為重要，且經常使用的資料整理手段。而佛教領域的研究中，「對讀」工作，更是理解佛教經典的基本功夫之一。如上文所描述的「《唯識二十論》梵本、諸譯本及注疏編撰」系統中，就是將幾個來自不同譯者、不同語言但具有高度相關的內容，將相同的段落加以並排，方便讀者比對。這樣的比對系統，可以簡易讓學習者藉由多語文獻之間的「比對」來發現「差異」，藉此還原、了解佛典的意涵。「DEDU 對讀」，是特別為了對於數位系統操作不甚熟悉的使用者，所打造的非常「直覺」且



圖六：「DEDU 對讀」製作平臺首頁



非常容易上手的操作環境，如圖七所示。

於 DEDU 平臺上的製作成果，除了可以直接變成一個數位資料庫外，也能即時與其他人員分享。同時，平臺也具有共同協作的功能，更可以讓一群研究者，共同完成製作對讀文獻的工作。

而這個平臺除了能讓教師與研究者進行資料彙整，並快速於數位平臺上發表，享受數位技術的優點之外，也非常適合用於課堂之上，作為學生的期末成果展現之用。此平臺於 2019 年公開使用後，有許多課程使用該平臺作為學生期末作業之用。例如在本校 108 學年度，由佛教學系專任教師開設的藏醫文獻研讀課程中，即以西藏醫學四續專案（註 12）作為期末作業。該課程以探究藏傳佛教的醫療系統為主

題，在以往類似的課程中，多半讓學生自行閱讀與撰寫相關主題之研究報告。實際上，該領域仍然算是一個相對研究資源較少的新興領域，相關的研究資源也是散諸於各文獻中，仍待妥善整理。因此，在 2019 年課程中，授課教師便指定使用藏文文獻資料與其中譯本、英譯本為資料，組織選修該課程多位研究生，進行對讀文獻製作。在課程時間內，學生即完成了對讀文獻製作；並由於其成果豐碩，除對外推廣外，也可能成為該課程後續的教材來源。

伍、綜合討論與未來發展

將數位技術應用於佛教研究資源的製作上，是一個十分近代才開始出現的嘗試；而將這些屬於研究用的材料，應用於



圖七：利用「DEDU 對讀」平臺製作對讀文獻的編輯畫面



教學活動之上，則更是尚未開發完成的領域。在本篇論文中，我們以佛教經論教學的方向，說明了現今的數位資源能夠如何應用於教學活動之中；我們也相信以數位資訊技術應用於佛教教學研究等相關活動之中，未來應該會日趨熱烈，產生出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應用方式。

在未來的發展中，上述的「《成唯識論》及其注疏編撰」及「《唯識二十論》梵本、諸譯本及注疏編撰」，僅是「唯識典籍數位資料庫」（註 13）建置計畫中的一部分成果；該計畫目前正積極進行「《唯識三十頌》諸譯本及梵文安慧疏編撰」的資料庫建置，未來尚預定進行：以《辯中邊論》、《解深密經》、《攝大乘論》等經、論典與其注疏、注釋本的數位化建置計畫，期望能夠建構出完整的唯識典籍數位資料內容，方便各界使用。而在技術的發展方向，則也有很多發展的可能性。以「DEDU 對讀」線上對讀文本製作平臺的方向來說，未來預計更強化輔助使用者進行資料編輯的功能，例如匯入現有以 WORD 文件或網頁內容所製作並且已經存在的表格式對應資料，減少使用者的編輯需求；另外，也預計結合 AI 人工智慧的技術，協助使用者進行尚未對應的文本間之自動比對，讓對讀資料的建置能夠更輕鬆的完成。

【附註】

註 1：《大般涅槃經》卷 3：「我年二十有九，出家學道，三十有六，於菩提樹下，思八聖道究竟

源底，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一切種智。即往波羅捺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為阿若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其得道跡。」東晉·法顯譯，取自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2019.Q2, T01, no. 7, p. 204, a18-22。

註 2：《別譯雜阿含經》卷 8：「佛告之曰：『若能具足十六支者，如是之人，能自他利。自生信心，教人令得。自行受持，教人受持。自行捨心，亦復教人令行捨心。身自往詣僧坊塔寺，亦復教人往詣僧坊，親近比丘。自能聽法，亦復教人令聽正法。自能受持，亦復教人令受持法。自解義趣，亦復教人解其義味。自如說行，亦復教人如說修行。若能具足十六支，此則名為自利利他。……』」後秦·失譯，取自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2019.Q2, T02, no. 100, p. 432, a29-b8。

註 3：杜正民，〈佛學數位資源的建置與開展〉，《法鼓佛學學報》，10 期（2012 年 6 月），頁 147-210。

註 4：洪振洲，蔡伯郎，〈經典與注疏之數位化系統設計與建置——以「《成唯識論》及其注疏編撰」為例〉，《圖資與檔案學刊》，92 期（2018 年 6 月），頁 1-21。DOI: 10.6575/JILA.201806_(92).0001。

註 5：林進材著，《教學理論與方法》，（臺北：五南，2015）。

註 6：「《成唯識論》及其注疏編撰」系統中，為了使用者操作方便，將原有二十五層的科判結構，經詳細討論後，濃縮為十九層，以利於系統中呈現。

註 7：唐·窺基撰，《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1，取自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2019.Q2, T43, no. 1834, p. 978, c12-15。

註 8：同上註，p. 985, b25-26。

註 9：同註 7，p. 985, a7-9。

註 10：「《唯識二十論》梵本、諸譯本及注疏編撰」數位資料庫，網址：<http://vms.dila.edu.tw>。

註 11：「DEDU 對讀」製作平臺，網址：<http://dedu.dila.edu.tw>。

註 12：西藏醫學四續，DEDU 專案網頁，<https://dedu.dila.edu.tw/view/5cd8d80a6d9c9>。

註 13：唯識典籍數位資料庫，網址：<https://vmt.dila.edu.tw/>。

